



西塘先生文集卷第三

來喜園記

來喜園者大慶居士之家園也居士旣卜大慶山之居而宅之左右前後皆闢地數丈蕪厥荒翳被之踈茂亦旣累年而有桑千株竹栢花果其數又倍是爲數洞以架紅薇金沙史君木鼈栝萋木瓜之類旁近又植枸杞甘菊五加百合之屬蔬有畦藥有隴芟有沼藕有渠築臺伸望闕之心開軒慰思親之意有惠淑堂以訓內孚

尹堂以訓外於亭有尚友者軒有思古者榻有迎黨者徑有步月者而來吾廬者必從容園林之間或竟日而去無不喜者若乃春榮夏繁秋爽冬素雨露柯條風霜質幹東翎西翰聲音顏色靡不欣欣然居士於是嘆曰草木禽鳥於道尚然而況於人乎故其園以來喜爲名居士其姓鄭其名俠福州福清人也元豐八年臘日記

望闕臺記

望闕臺者有所思之作也居士本以儒學中第

初任光州司法叅軍次監在京安上門即以門吏論朝廷闕失力詆大臣之欺君苦民者封章十上天子以爲訐露太過斥棄嶺外英乃貶所而居士能自見其過也以爲居下位而非議其上論適不已此萬死不赦之罪上賴君父至仁清明之朝不肯爲爐鑊炙煮之事故賜之再生以禦魑魅于南之陲爲人臣者不擇地而安之忠之至也是以北望京國三千餘里而東望其親之庭亦若是與身居輦下膝前同大慶之麓

西坡先生集卷之三
朱塘之濬有廬焉稍可以避風雨則以爲舍止
之至足無所願乎高明之薨者也蔬糗漿醅苟
可以待飢渴則以爲食飲之至足無所願乎食
前方丈者也夏葛冬苧苟可以待寒暑則以爲
裳衣之至足無所願乎錦綺文繡者也大瓠之
尊小瓠之勺瓦盞木筯竹牀石坐蒲葦之蓆斷
磚之枕則以爲皿用之至足無所願乎金貝牙
玉珊瑚琥珀者也然而情非土木也行坐起臥
食飲默語所不能忘懷而緬然長思者三焉君

也親也古人也乃築土爲臺三級而高十尺命
之曰望闕之臺作茅屋三間于上而朝夕居焉
總而名之曰茅堂堂爲軒北曰北望之軒北望
者君所在也東曰東望之軒東望云者親所在
也西曰思古之軒思古云者思見有道君子如
古人衆多之意也或者曰子非忘憂樂者歟何
其多思乎忘憂樂非人也夫憂其可憂而樂其
可樂此人之義性也特世人乃以憂憂樂以樂
樂憂樂非其所可樂憂非其所可憂此其淪胥

而愚終莫之悟死而後悔者也夫憂樂二字施用不同此聖愚之所以分或用之覆載高厚彌綸宇宙一念一慮而大之天地細至昆蟲草木亶古之上萬世之下靡不受其賜而有餘或者區區兒女耳目口腹之欲終世營營而不足有道者陋之故有無喜無憂心不憂樂等說此非爲夫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言爲世俗之誤謬而發耳故孔子閑處有憂色顏回聞之援琴而歌召而問曰回奚獨樂對曰夫子奚獨憂詰其

自爲樂者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乃所謂萬世之爲心者夫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父子君臣內外之辨名耳其道不二致故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舜之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不若是恣恣者合也無所往而不合其心是之謂恣孝子之心以順於父母爲恣者也不順於父母則無所往而恣矣故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天下大悅而歸已無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

爲足以解憂爲人臣者移所以事父之道事其君云爾人子之心不若是忍人臣之心能若是忍乎故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以成樂言其樂云何吾之幸而知有君臣父子之大能無以物累其心者進以得君樂退以憂君樂此其所以成樂人皆彼而我此則獨矣而終身不忘君也永惟直已而不忘君是之謂永矢弗諼此則憂思之意者以詩書考之堯舜夔契樂而丘軻回丑憂是八人者易

地則皆然其樂其憂吾於是得其師故雖擯斥萬里而望闕思親想念古人莫吾能已也朝焉思夕焉思日入月出有改而吾心無改也生焉思死焉思物聚物散有改而吾心無改也仰焉思俯焉思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皆吾思也回環以顧飛鳥行雲至於螻蟻皆吾思也故其臺三級而高十尺三言周十言匝也然則奚樂耶奚非樂耶奚憂耶奚非憂耶斷之曰有憂君親無心回丑有樂君親無心夔契窮則回丑達則夔

西塘先生集卷之三
契其居士之謂乎元豐五年中秋日記

惠州太守陳文惠公祠堂記

守土之臣分憂恤之當宁而爲天子牧斯民故
太守者千里之父母也人之情愛之則親惡之
則踈未有以父母慈於民而民不以父母親之
者世之叨憤暴其惡於民物從而罪其違也盖
未始不以頑猾弗可化誨爲言是豈知人之情
愛之則親惡之則踈之說哉故夫爲守長者之
於民惟不欲撫愛之則已古之賢者其來民說
其去民思至有斷鞅卧輪不忍其去猶召公甘
棠之芟羊祐峴首之碑盖其欣歡思愛率皆一
時之事而千古之下望其棠覩其碑則尊慕感
慨之心油然而不知夫誠告之丁寧泣涕之滂
沲者自何而來也豈天下之廣而獨西周襄陽
之民爲易化誨乎不然何其於奭祐之深也是
亦撫之有道云爾太守陳公之於惠陽其真得
所以愛撫之道者歟生祠堂者郡民思公之作
也公之爲州曰天子之命我來者以我爲州非

以州奉我也。是故有所爲樂樂而非民之所同樂，弗樂也有所爲憂憂而非民之所同憂，弗憂也。故事無小大，行無難易，莫不致其慮，畢其力而訟訴簿書之繁，至於飲食不遑暇，晝夜以思。唯公家民物之利是起，而弊是去，由是盡得州事之悉。若學校頽圯，士子不聞禮義，而民不知有詩書之爲可貴，公爲之新其堂而聚書，延豪俊，集生徒而訓養之。民於是知入孝出悌，君臣父子之大方，爲父兄者樂其子弟之從學，焉豐湖堙廢，歲以漲潦爲患，至於漂溺，人物公爲之築重堤以障其患，或堰或閘以閉以泄，各得其宜。歲之租入，乃比於舊十倍，而蒲魚笋芡之利，鰥寡孤獨，是賴。南民大率不以種藝爲事，若二麥之類，蓋民弗知有也。公始於南津，闢地教民種麥，是歲大穫，於是惠民種麥者衆矣。而西平村爲上，城外之市舊有四門，門外爲關，防適足阻節，往來公始命徹去之，通道大坊行者無禁，此皆郡之大利，害衆所欲起而不能興，欲其去

而不能廢者惟公力能行之至于泚渚亭臺湖山之樓長橋巨舫公與其屬以休以遊席春幄之竒葩懷暑閣之清風霜柑肥鱸雪蟹浮醅未嘗不思與惠民均所樂其設心以爲千里之內有一人不如吾樽俎觴前之樂非吾樂也故隼旟皂蓋一出而巷無居人魚鳥之類亦迎公之來欣欣如也是以民莫不懷感而相與名公之橋曰陳公橋亭曰陳公亭及公之去民又不勝其思相與繪公之像而祠焉由是言之則惠民之於陳公其所以親之者其與周人之於召公襄人之於羊祐寧少異乎今其人存而所以思見之者至求之於髣髴之形像也其又安知千古之下有臨公之橋望公之亭對公之祠獨不尊慕感慨而不知夫誠告丁寧泣涕之滂沱如昔日乎夫施之圖報非有德者之本心然而報不稱施則非人矣是故報施稱者生民之大常吾嘉夫陳公之能一州得民以今望古無少愧又嘉夫惠之民能知悅公之德去而能思思而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三
能不忘至於爲之祠其於周人甘棠勿伐峴首
墮淚無間也故爲之揭石以告于後焉

英州應龍祠記

山海經有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去南方處
南方多雨之說而東海外經又云應龍處南極
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
雨俠始讀其書不能無疑及被罪南遷居英者
久之而後知其然因謂傳記所載非人目所嘗
見與耳所熟聞者固多誠不可以淺近耳目之

所不及者因疑其無也大率南方易雨而雷風
迅烈乃其常春夏之交重雲積陰不辨早夜涉
旬逾月其大至如傾瀉不二三日即河江流泄
不逮而上水汎溢圯壞室廬浸漬苗稼民不得
寧居每江漲將至閭巷即扶老携幼負任相望
升丘陵以避而室宇不暇顧矣甚者舟從其棟
薨過故大水每退市井如遭寇盜其過適盖若
此已而旱乾或連月經時不雨者南土去日至
近火處其方山原磽瘠大雨且過不數日而乾

西坡先生集卷之三
燥堅不可斲連月不雨則澤涸高原剝裂而苗
可望乎二者之過年歲之間蓋屢見之則多雨
數旱之說信不誣矣竊念荆交之間淫祠如織
牲牢酒醴日所祈賽詰其鬼無名氏十常六七
如應龍之祠乃缺不置豈不恠哉因默與龍期
以七年爲約如七年之間雨暘以時不爲民害
則神之靈請爲龍立祠起元豐己未至乙丑果
如所約春夏無漲潦之患而仍歲豐熟神之靈
應於人如此然則雨適而晴晴適而雨此固神
力所從容有餘無事於勉強能於民永爲福常
如己未乙丑之間則神乃民父母也夫施而不
德上之道也無施不報民之情也是用出金爲
龍立祠而知德者欣然從之今而後雨旱或稍
過即民以其時爲受害者告而龍聽焉上天無私
惟德是輔龍之靈果爲捐昔暴悍永惟柔和善
順惟斯民之爲福是思則昊天其實鑒之而况
於人乎

連州靈禧真君記

有來自連山進士歐陽就以書抵予曰吾鄉靜福山清虛觀者梁湘東常侍廖先生棄官之所居也先生諱冲字清虛少以儒行聞仕郡爲主簿西曹祭酒湘東王爲荊州刺史先生實爲常侍砥節蹈方公正不容惟道之不行由是拂衣于山是家首大通三年至光大二年年九十七歲矣忽一日人皆莫知其所從去遂以先生所居爲觀清虛爲名先生之舊醮壇丹竈存焉居人尊仰若所以奉事上清之神者於是共以真君爲先生呼每歲時凶荒潦旱疫癘之爲害必以告真君未嘗不應元豐戊午春不雨上以物方嘉生農事且起惟甘澤之不時歲將何賴乃詔郡國長吏凡名山大川古今祠祀有功德於民物者俾各致誠以請太守杜公奉詔躬率僚吏祇以朝廷之意詣真君禱焉還方中途佳雨大至公歸語其屬曰真君之靈感應若此因表其事於朝詔以靈禧之號加焉勅書至凡郡屬上下民吏遠近莫不欣慶夫以自梁迄今之久

真君去此且數百年矣歲時凶荒潦旱疫癘惟
真君是依以無災則民之欲真君之顯赫以流
聲萬古者非一日高旆大盖以臨茲郡吾不知
其幾人也始一遇杜公而後真君潛德有以彰
聞朝廷而下慰民心不爲希事乎惟雲鳥煙嵐
猿狖之居人所不常到自非得清正惠直足以
信後世之君子一紀其事而刻諸堅珉其何以
示永久以是欲予爲之文顧予奚足以堪之辭
不獲命而爲之言曰域中有物天以之高地以
之厚日月星辰以之明人神上下以之寧雲風
露雨雪霜霆震下至于山川草木鳥獸魚鼈何
莫其非爲之而莫之或知雖古之聖哲亦不知其
爲誰何也從而命之曰道盖道本無名而謂之
道者強名也體道之君子亦若此故曰名者實
之賓也而君子不爲賓天地之間未有有主而
無賓者故實之至名亦從而至焉眇乎小乎不
可挈也恍兮惚兮其有而不可物也而萬物未
有不我俟者故曰誰能不由戶何莫由斯道而

人之爲道父子相與於親也君臣相與於義也
夫婦相與於別也長幼相與於序也朋友相與
於信也而不知其卒也覆載天地彫刻衆形與
道配也天地之間以氣生以血成氣與血至而
欲與競生或逐以利或馳以名朋侪交釁骨肉
相刑腥羶綺靡之鶩而遺毒斯氓吾不知其何
人也惟有道焉不父子而親不交識而知非致
而至不約而期故有視民猶子謂公即私堂閔
八表而瞬息萬期振溺援墜扶傾拯危盖有不
克而尚往其孰能之而不爲人已亡而道存歲
益舊而德新其億萬斯年而施不泯吾亦不知
其何人也其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徒而
靈禧真君有焉昔之有道者之士也或以配王
五行而帝于天或以平治水土誕播嘉種而祇
于地或以聰明正直升而爲列星降而司名山
大川至於忠嘉一朝行誼一國功烈一時莫不
嘉稱大字而血食於民間如靈禧之去吾不知
其何從彼不乘日月跨雲風出入大帝之庭則

洞府之居慘舒陰陽翕闢變化非其職歟方其
棄官而去有高視天下之心彼其於斯寧數數
然而人之喜如此豈不以聖天子在上褒升黜
降萬世取法披幽光而發潛靈上通青冥下達
泉壤無所不至名之於實猶影象物而杜公所
舉正得民心之所同欲耶詩云天生蒸民有物
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
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懿也故好是懿
德靈禧不偶於時抱詩書之道經濟之業以舒
偃于山樊之間義不毅無道也而去茲千載猶
不忘爲民物福故雨暘疫癘之爲害未之有請
而不應民之載之惟恐其不顯是以一加封號
而環州之境莫不欣慰使靈禧幸生斯世以其
道仕於朝上遇睿聖之知朝明謨夕嘉議惟斯
民物之阜而社稷是安固將陰陽和風雨時草
木茂五穀熟則民之喜樂之也可勝道哉可勝
道哉元豐二年九月十六日記

連州重修車陂記

熙寧九年歲除日杜靖國守連州明年正月初
明以書來言車陂之利曰連江山之佳郡惟岡
嶺重複而地形磽确穴地數尺鮮不遇石城中
之井以十數而少旱即涸湟川自郡北南行而
陂於西域百步而近其流清其味甘雖大旱山
焦澤焚而此不竭也昔有就陂之深而爲車者
漱石爲渠道之入城凡倉廩府庫官之廨宇皆
得以周濟歲旱則引其流環之城中蓋民屋吏
家僧居道室軍士之壘與夫溝池之浸潤園圃
之灌溉鮮不賴其施者有繆於政體不思其費
小而利大也因廢而不修郡人甚嘆息之歲少
涸則公私息僕汨汨遠至城外溪汲以待餽饍
滌濯而餘無及矣如是者累年予之交代郎中
張公始復其舊且言張公之爲政清平易無
矜聰明以掩前人之美而見已之善惟公私之
利是圖予嘉焉子其誌之予礮石待之未幾又
以書來曰石旣具矣然予以城中之民其口萬
計而車陂之利一輪爲不足又於其旁增置一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三
輪於是城中遠近無不均濟蓋其費無幾功用
之成曾不旬日而舉郡皆利此爲政之急務也
何憚而不爲哉予於是喟然嘆曰靖國其真樂
人之善而愛民深之所爲也夫蒼山巨崖陂湖
池澤丘陵阪險凡在天地之間者孰非民之利
患在乎人之不盡其心耳惟智爲能樂運其才
而思以濟衆爲已任是故位無小大地無遠近
凡可以有爲者無不舉而世之飾智矜愚嗜功
名而喜新奇者徃徃率意妄作誕謾誣罔繡春
葩而畫凝脂有徒費而無實効固多矣而忌修
憚作樂因循而苟歲月者又皆懼讒畏譏偷懦
竄縮毀佳庸於已成指厚利爲無益比比皆是
也是以山澤之利閉而不施陰陽失其道而民
不被其賜也如張公所爲修之已廢而不自以
爲功靖國又能樂道前人之善而益其所未至
使環州之人無不均濟率皆更政易任未嘗相
知名而所以興滯起廢惟公私是利者猶之同
席而謀也嗚呼何其用心之公措事之當與夫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三
所謂繡春葩畫凝脂徒費而無實効毀佳庸於
已成指厚利爲無益者遠矣予是以樂爲之書

鄧子山家遊初軒記

樂出虛蒸成茵人皆聞樂之聲而不聞其所以
聲覩茵之形而不覩其所以形故鮮可與語夫
道夫惟無形也而能形形無聲也而能聲聲其
惟道乎故無有高下美醜是非榮辱皆其自取
萬物役役察察而我獨鈍鈍悶悶泊今其未非
如嬰兒之未孩也則我之所遊者蓋未始有夫
未始有有者也夫有有者有未始有有者有
未始有夫未始有有者吾與我相遇於此而後
有有者形而未始有有者不形若未始有夫未
始有有者此可以神會而已道無高下有滯礙
者出而後高下形吾知夫高之不可仰而下之
不可舉也故付高下於其自高自下而吾無高
下矣道無美醜有附麗者出而後美醜生吾知
夫雖美之非美雖醜之非醜故付美醜於其自
美自醜而吾無美醜矣道無是非有偏識者出

而後是非相傾吾知夫非之果不足以非是而是之果不足以是非也故付是非於其自是非而吾無是非矣道無榮辱有鄙競者出而後榮辱相矜吾知夫榮之果不足以榮辱而辱之果不足以辱榮也故付榮辱於其自榮自辱而吾無榮辱矣黃帝書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故雖我長存而所謂高下美惡是非榮辱者未嘗少經乎吾身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其誰曰不然以我之存而有不存者則知我之亡有不亡者矣嗟乎此理甚明人亦日用而不知是以浪死浪生汨汨無止汎汎無歸至以身爲厭有以生爲勞已者殊不知自勞爾生奚勞爾哉有以物爲役已者殊不知自役爾物誰役爾哉故夫莫不飲食也而鮮能知味也使之果知味且安有棄常珍而嗜乎異味哉惟其不知是以役役察察於高下美惡是非榮辱之際而不知夫所以爲此者有自來也失之已求之人操之也惴而失之也悲茫乎荒忽而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三
不知反可不痛哉今夫所謂常珍者蓋與我相
出沒無待無得而常自足推我之所畜足以覆
被萬有而施諸無窮其德寧不厚耶則棄此而
他求經所謂可惜明月珠與人人不取投身入
大海向彼求珠玉夫舍我之常珍嗜人之異味
而不知夫有義有命且有分也至以此求之此
何異身入大海而求珠玉者哉故歸根曰靜靜
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
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
身不殆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
見其門知其門歸其根立于不苟之地行於無
妄之田食於不積之廩飲於無窮之源視無覩
聽無聞遊乎吾不知其誰之鄉逍遙以忘乎吾
年矣友人曲江鄧君子山者剛介有識吾嘗語
之及是而喜故吾樂與子山遊而子山求予名
其所居之軒故以遊初名

韶石軒記

曲江流於亂山韶石當亂山之間望之聳秀獨

出端方屹然正直而不倚儼然若忠士束帶正色而立于朝面石而爲軒州之士鄧生也生之父曰居士篤志厲操卷其道以自遂教子甚有方故生於學有成觀其所好而知生之所尚者矣石凡數峰皆拔出平地森然在目蒼苔亂點古木倒植曾生層雲頂觸飛鳥輕烟半籠乍晴乍雨出入變化疑有神物此皆石之奇異與夫朝夕之景性可以悅目而不甚足道者吾之所愛以其挺立獨出端方屹然正直而不倚而生之所好亦與予相似予是以樂爲生言夫韶者舜樂也石堅勁非人偶而舜之樂奏於數千百年之前其道乃至今衣被萬物用之不旣望韶石則想見其君臣相與容與於是一人端拱南面所謂禹夔龍稷契及所臯陶伯夷之徒環佩以立於下而簫鼓琴瑟繹然九奏之音如在於耳且百獸率舞而鳳凰來儀其樂可涯哉然後知其群臣之立於石之下而其道之可瞻仰者率皆如日月之在天也其身已死骨與草木俱

朽而仁義之澤乃與天地相終敝誠恐石雖堅
也有時而泐而舜之君臣其道無敝也嗟乎韶
石雖竒異抑其望不出乎州之境非所謂能出
雲雨而利民物者又非所謂名山大嶽之足以
鎮安地德者方舜君臣南巡而獨奏樂於是夫
樂樂也樂必有道必有所適而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也而後寓之金石絲竹以寫其情豈
其君臣之所樂好者亦不過所謂挺立獨出剛
方屹然正直而不倚者耶今其名聞四方亦與
舜之君臣並傳而好事者往往圖繪秘愛枕翫
無斃若聖人之於二典也夫道患在於不爲使
生也誠於好是介然自立其德以與石偶一旦
使生得志於朝束紳正色而立於吾君之前將
有所爲不減夔契也則萬世而下固有聞生之
道而欣勸企慕且圖畫傳翫有恨不得見生之
面目如生今日之望韶石者矣生其勉之熙寧
十年三月癸丑朏越三日丙辰記

連州新修都景樓記

連山都景新樓太守杜公靖國之所修也州城之北固有亭焉基大而制卑歲久且敝公至與僚屬登賞顧而嘆曰斯地也據城之高以中于邦凭軒四望而環州之境無不在目夫登高明而覽清勝太守所以宴賓客而樂與州民共其康寧無事之時也而有亭如是甚非所以壯士民之觀乃即其舊而新之增卑以崇易敝以完不踰旬月而亭且樓矣於是曩所謂凭軒四望而環州之境蓋有所不盡而今盡之矣仰有風雲日星之成文此天象也俯有山陵川谷之成形此地文也晦明寒暑迭至迭去而百物以生以殺以榮以辱此乘高者之所同得至於視湟川以爲帶海隅之湖乃其純緣而十二亭臺皆可指點佳山勝水舉若在掌握中唯此樓爲兼得之故以都景命焉若夫干戈臥閣而蠹生囹獄無囚而草芥倉困如京而食陳牛羊茁葭而成群魚嬉于淵鳥敖于雲泊乎無營而物相爲春於是公登樓而望焉豈徒悅目怡神足以觀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三
化于天人於是左嘉肴右芳樽有賓客無摺紳
高論發而生風清歌颺而委塵禮讓成於樽俎
而爭競息于四野和聲騰於近郭而陰陽籲于
上下矣則都景之作豈徒然哉嗟乎世之人方
汨汨無止內林迫於聲利而束以冠帶可愛居
前可畏居後爲一掾尉臨一小邑而奔馳局促
無暇日矣若靖國之所領者一州之大蓋西南
距桂廣而東北走韶郴千有餘里之間民事政
體所關甚重一失其宜千里伊戚宜若無暇寢

食尚虞其闕而靖國處之優游如是何耶蓋靖
國之爲人也樂好賢善得人寸長無所不用而
與人至誠不以得失動其心者也夫惟樂好賢
善而得人寸長無所不用是故遠者獻謀近者
通慮吾之聰明將不勝用而善惡無遺照舉無
不當之事矣與人至誠故中心廓其無疑無往
而不平坦乎蕩蕩而鉤距不施思慮無不正者
矣不以得失動其心故窮亦樂通亦樂損益方
陳於前猶之夜旦之往還無以撓其中此其所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三
以沛然休裕具是三者故能以不足之日月而獨有餘焉大旱山焦澤焚而豁然清涼惟無撓於中者能之靖國有焉故予喜夫新樓之成而樂爲靖國書其所以與吏民同者爲新樓識焉年月日俠記

清懷閣記

水之性清以其出於上也而土汨之是以如其其濁也徐而清之可以鑒毛髮人之識明以其日於物也而物惑之是以如其亂也徐而明之可以燭日月夫彘也清汨之則濁濁而徐之復清也彘也明惑之則亂亂而徐之復明也是濁且亂者常自外加我而清且明者在我而已經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夫雨露之在天地細故也而猶平均如是况於人之靈識乎故惟道爲均在回爲無餘而在跖爲無不足天下之所共禁而爲之至難者盜也以跖爲之有餘暇也入室探貨聚徒千計而人莫之禦其智非有過人者能如是乎以有過人之

智無不足之才而不用爲善乃以爲盜物蔽其
明而莫之知擇故也。彘使跖也收其逐物者反
以狗已徐而去其惑蓋移跖猶回如反掌耳彼
非不能不思而已矣不思故逐而忘反其明卒
不復是故終身爲盜死爲萬世僂不亦可悲乎
然則靈識之在人。不惟其最均也且爲回不加
益而爲跖不加損自回而爲跖則彘也明今也
亂自跖而爲回則彘也亂今也明亦猶水之清
濁也歟老子曰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
惡故幾於道然則汨之隨變則臭腐濁穢不可
以濯足亦其自取不幾於惡乎思復性者以是
爲鑒知夫清且明自我性而濁且亂者亦自我
之有以來之也去其汨且惑者而清明在躬然
後揚波掘泥與之偕而莫吾能化也以其莫吾
能化彼將浸浸以明潔而莫之知予力焉古之
大聖智其道不過如此微矣妙矣不可以言盡
矣然而未始不自其潔已者始此清懷之所以
作也蓋下瞰深池飛橋高廡上下瑩徹居是閣

者俯視清流仰瞻曠宇豁然而忘其俗懷則曩
之役役於物鄙競猥爭填溢交戰于曾次者不
知自何而去
故以清懷爲名而太守杜公非
至此而後有
清其懷者也直與夫清澄虛曠

者爲侶而已
有公赴郡治予贈行以詩有玉
壺在堂中有冰之句蓋亦言清之可尚者今公
復爲是閣以歲時遊其間則公之所尚與予合
矣由是詩以想玉壺之水登閣以望高甍清漪
上下瑩徹而清明者居其中也是皆有可圖畫
使夫相刃相靡溺其所欲如熟寐而無警者一
見而洗其慮猶之披煩襟而濯清風則清懷之
設豈徒然哉閣以熙寧十年冬用都景樓之餘
以修其名自大守而屬予爲文元豐元年二月
戊申朏越三日辛亥記

吳子野歲寒堂記

歲寒堂子野先生所居也堂之前古柏數株兩
序皆以本朝諸公與子野友者奇文新詩與夫
古之有其言於世切有補者勒堅珉寘諸壁群

書閣其上先生休其中故以歲寒爲名堂南爲
小沼沼之南爲二石山山之南爲遠遊庵庵之
南爲知非軒堂東爲日益齋凡此皆出於歲寒
若夫遠遊之意則子瞻之銘備矣而知非者非
始悟夫非是者之謂也由吾通悟而知夫非非
者之不免乎非則無非之不知此之謂知非知
非非之爲非則無非矣知非者無已無非者無
物無已與物此世之大宗師而從先生者莫不
孝悌忠信飢虛以來飽滿而去其益顧不大哉

蓋損有餘以補不足而已愈有也斯之謂日益
今夫以道汎觀天下而反求諸身其孰不有其
成大美者必待夫正固悠久不息天地之道正
觀者也日月之道正明也天地不息於覆載然
後以成其大日月不息於照臨然後以成其明
故夫寒暑之行陰陽之序是皆不頓進而後變
化以成也萍蓬之衍一本百支葛藟之蔓朝晚
盈尺以松檜比之則春秋十數不及也然彼皆
不免於憑附依託以生失其憑依枯朽隨至而

烈風怒號霜雪沍仍無遺類矣物常至於此而後知有正固悠久之可尚若乃和風蕩適繁英燁萼上下相照遊絲繞空金轡繹路而虬枝鐵幹高崖深谷誰復顧者至於成大厦建明堂則不求於彼而之此矣夫非以正固不撓而遲久獨後其能具此大美乎故歲寒然後知松栢而世之言堅久者皆指是以爲喻先生正固悠久之人也故其守已者一而不雜其與人者久而不變水火可蹈也爵祿可辭也而誠不可渝也故心不憂樂也而物無違迕以事親則孝以事長則悌以夫婦別以朋友信大之視天下猶一家遠之視萬世猶一日吉凶禍福莫得而易之也具是大美故能仰佩聖言之英誦其詩讀其書如見其人放而翱翔於數柏之下視沼之小猶之江湖淮濟而二山之卑太行恒岱不足以言高也由是以周鑿八極而還視三皇五帝夏商周之所治蓋一掌握之多而堯桀是非秦楚爭戰泯泯然矣而後無非之不知而先生無非

以無非之心傳不言之教惜乎吾未得從先生
於歲寒以忘吾言姑寓諸記聞者大笑而吾言
當矣

泉州進士題名記

學非爲祿利然移孝爲忠以家幹國推其成達
者於天下舍仕無由則士之於登科君臣之始
也豈不榮哉故自唐而來進士之初第必有題
名記世人指之爲佛名經推是說則以科第之
在已者爲美哉以其君臣際遇之初而得以推

其成達於天下者實自茲始明矣泉之進士由
歐陽林氏兄弟而來至於吾宋之元祐戊辰凡
旣板以揭之矣俠被命來爲教官適其年而板
書已足又三年復值貢士乃更爲新板以待時
黃冠自漕司被薦最後諸生西上俠嘗爲詩送
之曰爲報諸君各努力別爲新記待題名蓋此
也明年乃狀元馬洵之榜登進士與特奏名武
舉凡十有幾人遂以次列于新記焉夫士學患
在於不勤苦而無所成達成而不售命也若戊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三
辰而前嘉道美績與時俱盛而致身宰府者有
其人矣而戴君者皆少歲勤苦有邦閭行稱令
名于朝使諸生悉有志於成達而可推于天下
者孳孳旦夜期於必至吾將見泉之特立奮起
之士自茲視前當至倍百則歲之揭名于是板
者不特一二十數也故其板以甲爲號焉

溫陵陳彥遠尚友齋記

伐木之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
成者信哉是言蓋其詩以爲鳥之嚶鳴而求友
聲自其出幽谷遷喬木未始不然則人之出處
潛顯曷常不由良友切磋琢磨以成其事故神
之聽之終和且平是有天下國家而至于伐木
者之賤無以易此也雖然聖人於其徒常戒以
無友不如己者則士之所與友固不可以不擇
近則求之邦閭四方遠則求之詩書古昔稽其
言行合其作止然後其人可得而比故孟子有
鄉國天下之善士其所與友皆其類至於以友
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

其書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之說焉昔堯館甥于
貳室與舜迭爲賓主而子思於繆公曰古之人
不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夫惟不知萬乘
之爲尊不知韋帶之爲賤大無四方遠無萬世
惟其人之爲求然後爲合古人之意則尚友之
義不亦大乎溫陵陳公彥遠家富而篤義好學
而力行吾於溫陵得其所謂一二事頗不類世
俗所爲者如郡縣之學有廢而不修道路橋梁
有壞而不通必先出財以助公府之費而不汲
汲於因果之施絲髮無所干公府而貧乏人見
必惠濟讀書之勤手不輟卷其舍南數步有別
館軒宇前有池榭之觀中堂設圓牀環榻以與
朋友共食士之篤實力學而無以自資者必就
彥遠昕昏食飲以至寒暑裘葛油膏紙筆之費
皆出其力率以爲常不計年歲矣以一布衣居
閭里能如是使其享大富貴爲如何哉彥遠固
溫陵之善士矣而溫陵大國彥遠之好友如是
固當自一國而友天下與之朝夕論古之詩書

西塘先生文集 卷之三
稽行義而符作止則其所到可涯量乎故是齋
舊以義名而來予求記易之以尚友云

李天與五經軒記

民之所大可憂畏者莫大於不知常而聖人者
知常之至者也惟其知常之至是以惟民之不
知常者是憂水之就下火之炎上常也舟之於
水車之於陸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無以易
是故天地之大萬物之細而至于鳥獸魚鼈莫
不皆然順之則吉逆之則凶惟聖人爲能知其

然故其治有政教刑賞之施政則躬蹈其常而
民從之也教則委曲誨諭之也能是則有賞反
是則有刑而政教賞刑之所不及又使民得以
歌詠而風刺之是爲詩體有威儀文質經之而
百曲之而千是爲禮其事之至大非民所常與
者則有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以布諭而申飭之
是爲書又念夫吉凶禍福之致莫非出於常不
常也爲之因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變動者卦
之而八重之而六十四爻之三百六十有四以

示之是爲易其任天下國家之重者以爲一言
一動莫非民之休戚利害治亂之所繫也率皆
有左右史以記其得常失常者以自戒是爲史
而國易其名若晉之乘楚之檣杙而春秋者魯
史記之名也孔子之道不行人之悖常亂德者
轍環天下而莫之能救乃刪詩定書討論墳典
讚明易道以聖人之簡筆代聖人之政令自己
身而常之以期萬世又以當時君臣父子之悖
亂無所施其賞刑者乃約魯史之文而寓之褒
貶焉故其嘉一善而萬世莫能掩其光輝黜一
惡而萬世莫能滌其瑕垢其文本於魯史故亦
謂之春秋其事五後世謂之五經經即常也道
即常所行之路也是故經者常之言也人心者
常言之舍也常言在經誦聖人之經者舍之於
心而會已之常而隨所施焉至於造次顛沛不
敢離也此之謂道父子以親君臣以義而至於
天下國家無所施而不當故常之施也在堯舜
三代聖人之在上者爲典爲則爲彝倫爲皇極

爲民之秉彜在孔子聖人之在下者爲五經聖人之通塞無非常之爲急者以民之不知常則有妄作之凶人相矜高漁奪而至於父不父子不子也凶孰大焉此聖人之所憂也隴西李君天與學聖人者其家廛居有樓西向而東臨通衢有軒窓房閣聚書其間以與子弟讀習焉而四弟四子率二人而授一經已治其一而總之乃其軒以五經爲名成而來告故爲之叙其本如此若夫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至於長幼朋友者如日月之於東西寒暑之於生成能是者善之不能者誨之雖髫鬣之童幽暗之室不敢以欺以居則曾閔之事親也以仕則夔契之事君也不亦重乎凡此則天與順常之吉而經無與焉年月鄭俠記

豫順堂記

真石先生治其居之西偏爲堂聚書環左右先生燕休其間堂有閣焉名曰慵閣先生偃息必於此者也有軒焉名曰默軒先生有所寂然忘

言必於此者也有齋焉名曰益齋先生所與朋
友講論道藝必於此者也閣與軒齋先生自名
所以命名之意知先生之所存矣而堂獨未名
一日先生語客而福唐鄭俠以豫順名之取易
所謂豫者順以動故也豕有之曰天地以順動
則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
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而予所取者蓋謂
慵以有待而後行者也默以有待而後言者也
而又有朋友講論之益則其動也必順惟動而
順則天地如之而况於人乎先生有道者也故
予既名其堂又樂爲之詳言夫寂者道之動也
弱者道之用也萬物之來也從於無其生也常
卑下柔弱執道者如此故夫無思也無爲也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古之人其未用也
則靜而養之方其靜而養固已知其不得不動
蓋不出戶庭而天地萬物之情可以圖回於掌
上矣物無常靜會其靜時則不得以不靜物無
常動會其動時則不得以不動故廢興有命動

靜有時會逢其適而莫之固必惟有道者能之
若夫重陰蔽空白日藏輝軒牕晝靜禽鳥不鳴
嗒然隱几而忘其形到華胥於頃刻見周公於
眼前此先生之慵閣也萬壑沉靜長空練鋪松
風不動霜月自涼兀然一榻而是非兩忘則體
合無外心包大荒潛精乎虛一之內遊神乎何
有之鄉不知天地之變易堯桀之興亡此先生
之默軒也明簪四來屨滿門外直諒在左多聞
在右論心於方寸之地議道於言意之表奴僕
飫聞於六經豎子羞稱於五霸以其餘暇也鳴
琴彈碁舉觴酬酢樽罍倒臥人始醜顏清歡未
終繼日以燭此先生之益齋也而瀟養旣宏弛
張一致以一席之事業足以膏澤天下致君堯
舜之上至于華夏蠻貊昆虫草木無不得其所
使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公相視之猶涕
唾也則先生之豫順也夫惟有待而後行是以
行滿天下無怨惡有待而後言是以言滿天下
無口過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

變化則夫其順也猶之鳴鶴之在陰其子和之矣大哉順乎莊生有言曰虎與人異類而媚養之者以其順也異類尚然而況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

新修南山聖壽禪寺記

南山英之望彙以律居星散頽圯敗壞莫或省顧荒蹊斷徑人嗟惜之元豐壬戌轉運使孫公始表其事於朝請以律爲禪而猶再易住持始得海相者初立僧堂與小茶堂小厨室三間而已相寂乃得今住持守超而後堂殿兩廊內三門等立焉先是殿室最高而極後址于山之半官廳乃在今殿宇之地又不立法堂是以室宇無序而主客莫立今太守廖公手爲指畫移殿於官廳之地而以故殿址立今法堂又對僧堂爲香積厨堂立而後建主僧之寢殿立而後塑諸佛之像又山與江對寺於山之半去江甚遠日遣童侍取水於江徃反僕僕而不給餽餼滌濯也乃於堂之前偏東近厨鑿其地而井之山

高江浚地皆頑石人人以爲不可井也乃指其地而鑿不數丈遇石決石而泉迸出遂給寺中之用而傍及近居往來之人是井也錫杖泉之類也井甃而汲守僧又化諸有緣起兩廊及內三門以次至待賓客之舍凡三年間而南山之致完廖公之力多焉公篤於好善樂成人物之美而性嗜高爽其於南山或日至而不勸殿成公又力助立諸像則公之爲心如何哉夫事患在於人志之不堅與夫暴亟欲速峻以厲衆而生怨或下之人頑狠不可化負固以違其上則未嘗有濟者如南山守僧之愿於其事賢太守爲之助是皆有堅固不回之志從容寢漸堂而後殿殿而後厨厨而後井井而後及兩廊三門之屬郡民無小大皆知修建崇奉以報君親之爲善而樂以有餘應超之求故能上下和而事功立外人或不知南山有剏造始而堂巍然再至而殿屹然又至而厨井門廊無非完具若神之所爲者非有道而能是乎若夫背山面江左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三
崖右谷晞暘舊島凌烟古嶂昔帝絃曲後人鼎
月峯岩具存址穴尚在此則南山之勝衆目之
所共見而露房雨萼紛幹丹苞霜月冷光風松
肅韻暫來久泊朝徃暮歸清淡紛華各有餘趣
此又時物之態度其情與人合而自昔已然至
于高堂曠廡人至猶歸妙法有傳鷺峯如在隼
旟時至賓從翕從珠璧相連樽觴間錯清談淺
酌和以雅篇下以仁民物爲心上惟忠社稷是
悅人爲如是佛說以明此則今日之事而可施
諸後前此所未嘗有而今又有之魚鳥有群烟
霞無主能令苦國變作樂郊非朝廷清明守宰
忠厚其何道而致斯覽景呈心請觀鄙說

西塘先生文集卷第四

懷集林府君墓誌銘

君諱絢字伯素少敦敏順悌其交不妄而篤於好善閉其戶以讀書爲文至忘寢食年未弱冠弘裕秀發以是有稱于鄉閭同母弟繹與君偕名皇祐中同日擢第君之教也釋褐授潭州長沙尉潭據南北之衝商旅舟車之所會而介於湘衡之間重巒密林巨盜依之久爲民害州縣警捕甚嚴累歲不獲君至爲設方畧皆中其策

不朞月擒者數黨於是衡湘之間無留寇矣會
曲江余襄公臨鎮錄其勞於朝詔遷萬戶簿襄
公以爲賞太薄也再爲之條奏又舉其才謂可
試一邑君勤於奉公而薦於進身以爲君命也
安有厚薄爲人臣者不稱是惧何暇於擇故不
復自叙乃以前恩改授賓州嶺方簿兼令遷桂
州修仁令君志尚高潔其臨政惠愛撫循其民
而教之以善猶子弟也故所涖稱治部司審其
能交章論薦若余襄公李公師中皆深器之以
二公之所舉則君之爲人可知矣修仁之任歲
滿當改秩未及代以母張氏喪歸服除差韶州
恭城令君以先府君之老懇求便侍不獲明年
又以先府君喪歸歆粥面墨廬居以終憂耿耿
有餘恨經年始領端溪之命旣受代以疾終於
官所享年五十有九君廣州懷集人也五世祖
某嘗爲劉氏相所作懷州大陂凡溉田數萬頃
民到于今賴之故君之家世居于石僵城之西
祖某父漸皆不仕母臨賀人吳氏君五歲而母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四
亡張氏於君繼母也君性至孝事繼母如親故
張氏愛君甚於已子君與弟繹及女兄尚書屯
田外郎周君之室皆吳氏出也繹官至桂州永
寧令先君而亡繼母弟紆未仕娶臨賀陳氏男
二人長俊民次天民女三人長適臨賀陳蒙次
昭平周景甫次蒙泉王汲凡君之子弟皆以儒
爲業而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舉士其篤於好
善而不妄交者於是信矣其亡熙寧九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明年某月某日男天民以君之柩
歸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里某原男俊民
天民泣血而求銘銘曰
嗚呼伯素生今好古敏而自求是以有譽於親
克孝於弟克友其奉公也勤其臨民也厚心不
志於利而志於義志不達於位而達於仁其才
雖屈於道則伸假之以年有足施設今其亡矣
夫復何云積善之慶在公子孫

謝夫人墓表

予友譚文初其妻謝夫人潁川汝陰人也曾祖

西坡先生集卷之四
泌諫議大夫以循吏稱爲時名人祖衍駕部郎
中父立南雄軍事推官謝氏世爲儒家其教子
弟必以經術教諸女亦如之凡詩書禮義古今
義婦烈女有見於傳記者必使之習讀通其理
義謂夫人所大患莫大於不知古世之婦女尤
爲鄙闇無所聞覩爲婦爲母而皆莫知所有自
爲者之道行不師古而欲其無爲父母憂辱不
可得是以謝氏諸爲父母者率用此爲誠生子
女必教其言其行使必有所師法故謝氏女之

賢於世有聞而夫人於姑姊妹之學尤所耽好
以是於謝女中又爲最幼而夙成父母鍾愛而
慎擇所配求婚者以十數莫之與文初之爲人
也耿介尚志事父母盡孝其前娶某氏廣人以
資橐自負頗不知訓言入門未幾舅姑有所不
悅以文初少且新納婦也恐不言文初曰吾親
之不悅則烏用汝爲昔曾參以藜蒸不熟爲不
順而出其妻矣况於吾親有不悅哉出之夫人
之父適官於韶韶乃文初之里故謝父聞文初

而奇之曰此乃吾婿也遂以夫人女文初夫人之歸虞曹公掛冠里居夫人竭力夙夜凡晨省昏定旨甘之養無所不致其敬而寒暑溫涼雖簟席几榻盥饋滌濯之具無非身親之莊重寡言進退必禮閨門之內未嘗見其忿色而婢僕莫之敢犯凡有進於虞曹公文初前夫人後侍者左右執事惟謹出入庭戶翼如也虞曹公早以名聞公卿間衣冠之遊最盛皓首龐眉退居丘樊蓋軒車之至門者日無間時而內外親族閭井交識又密於此永寧縣君既亡則虞曹內外廩給親交往來燕好分資慶生弔死至于盥醢醴酪無非諸子婦是出公清貧樂施致政之俸薄文初食糲衣麤僅能致其美於是常有不足色夫人亦儒家子蓋處處虞曹公致政之後而所以奉內外者無損於榮仕之日於譚氏家屬上下無一言之間其能如此故虞曹公嘗嘆曰吾子能爲人是以能有婦若此予謫居真陽文初時爲郡民掾視予猶兄凡相見問勞之頻近

一二日遠十數日未有踰數日不相過文初短衣小冠紉褶皆補綴之舊而服必端整明潔遠視若新服迫而觀之方知其爲敝舊澣濯組紉之工乃能如此文初好賓客如其父承以清白然而賓無衆寡席無大小必時果新物鹵清密藏乳酥煎滴或乾或濡或脆或柔或爲竒草名花珍禽異獸之狀必極精巧而器皿具備明瑩齊潔炫燭飲食甘美視時溫冷曲得其製造之法而學之者雖似終不及文初席所出者之可愛問其所使乃一僮婢可供蒸炊而已則所謂澣濯組紉與所以待賓客者皆夫人自爲之問其賓客之費疑於廣而君用以足家貧俸薄而能若此何也曰吾惟閨門之內無妄費而已吾之身所服若此吾之婦又有節焉自非奉祭祀賓客不敢毫髮輕費夫公之費其於私也百之十私之費其於公也十之百何也公之費有時而私也無期所以奉祭祀賓客者公也暫有時也所以自奉者私也常無時也人之於常者倍

故於暫不及吾於常也有節故於暫有餘此吾妻謝氏之力焉凡吾妻所以居家雞晨以興而家之事無不遍視若滌若灌若澆若拂若拭若掃洒必身以率下若澣濯若縫綴若補緝若裁剔若果蔬之前煎蒸若醢醢之作藏必以時旬必周周而復始舍此則讀書觀古文無事則書畫二事皆精至而於水墨尤有閑淡之趣予每公休無事必與之談論詩書前言往行之醇疵以觀其識雖老於儒學者無以過尤善性理言與其所爲相表裏而語意所次若古義烈之士忠端正直節行可稱者必申重反覆嘉嘆再三若有警予之意夜分而後寐凡起必吾先而寢必吾後雖疲倦百爲未之有改其所以事吾親者如彼而所以事吾者又如此不變其天資也不勸其至誠也吾於內助有賴焉應之曰唯嘗以夫人事與人言無不嘆服者以其所爲謂宜與文初終老相守而子孫誥誥滿前故每誡人夫婦之不相能者與勸其相能者未嘗不以文初室家

之際爲美談已而文初罷歸省親曲江旣歸四月文初疾病夫人亦病又數日得文初書曰謝婦所爲兄固知其詳凡吾外從王事而閨門之內絲髮不以經于心謝婦力也今亡矣其柰何聞之驚怛與凡知謝夫人所爲者莫不相顧失色先是文初歸親膝之累月夫人告寧親歸凌江旣而文初得疾書遽至夫人泛小舟冒盛暑歷江之險一夕而至親屬莫不訝其來之速對曰憂念之深不知道里之爲遠也由是亦卧病

以元豐元年九月十九日終享年二十九歲虞曹公於是亦得疾且甚聞之大慟喟然嘆曰使我宗族內外終無間此婦也何奪之遽乎後五日吉遂葬于曲江之豐樂鄉洪義里龍華山之原夫人之英文初病猶未蘇而虞曹公疾病倉皇遽迫故不及銘其室後累以書言夫人之賢而嘆其早亡自悼內失所賴若無陳訴者予常恠世之人生子女不知教豚彘畜之肥其軀幹而不美以德其知名教之爲有益於世者亦不

過以教男子而女子獨不教曰婦人之職無非
無儀惟酒食是議曾不思古之人所以能盡爲
婦之道而至於此是詩者孰非學之力哉若男子
出入閭巷交際士友尚可見而識焉若女子者
深閨內闈無所聞見可不使知書哉是則教子
之所宜急莫若女子之爲甚乃置而不教此悍
婦戾妻嬌奢淫泆狼狽不可制者所以比比而
家道不正如有用媒之良者必先此以謝夫人
觀之則謝所識何其卓絕能以教子女爲務如
是之至而詩書古訓之爲有益於人如此可不
勉哉雞鳴之序曰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
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靜女之詩曰匪女之
爲美美人之貽由是觀之古人所以致重婚媾
而慎擇配耦豈徒然哉自非貞潔柔淑恭順勤
儉而能夙夜警戒其君子相成以道鮮有不破
家亡國而流毒天下者然則人之於夫婦之際
不可致重乎詩曰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
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而

序者達其意曰夫人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
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予以是詩觀
之知衛人以宣姜爲患惟其不速亡爾或者人
之所欣悅敬慕欲其長存與君子偕老者則中
陪而天亡抑人之所憂怒恚惡欲其速亡而無
遺類以重危人之家國或皓首而兒孫使善惡
之報若可疑何哉如謝夫人之亡豈獨其夫家
與六親之嘆泣而已也蓋其傾天短折未足深
念而十年爲婦竭力盡節獨未有一子女可以
似續可不盡然痛心哉惜其已葬而不及銘使
文初快快又有是恨故予爲之表于墓謝氏其
先本歛人晉謝安之後由諫議始遷居潁之汝
陰云

劉公南墓表

元祐三年春三月十有八日長樂劉公卒于京
師越九月其孤始迎公柩自京歸明年正月二
十一日葬于長樂之懷安縣太平里螺峯之原
禮也公以行誼動天下文章經術人所師範而

五舉進士不得一官以終是以士無賢愚人無
遠近異口同音共一嗟憫若造物者之所爲無
有規準而善惡之報不足依據道義詩書之學
疑不足恃者此皆所以痛悼劉公之意而福唐
鄭俠獨不謂然天之生物固有小大之分齊而
不能兩全者理使然也與之齒者無其角傳之
翼者兩其足不惟形骸如是而內外之受亦然
且已爲其大又欲其小天不自能其能以與人
物乎夫貴莫貴於道義而富莫富於詩書者也
世之人一出焉一入焉假道義詩書以取貴富
而道義詩書之途荒矣若乃達而所以致達者
不荒則必不知富貴之利樂其居之與不達無
少異者爲能如此則知劉公之非不達而造物
者之所爲得矣其餘何疑哉蓋天之所以極窮
於其小者所以極成於其大孔子之窮極矣不
極則六經之貴富無以極成之也孟子之窮極
矣不極則七篇之貴富無以極成之也今公以
一布衣士而名動里閭聲振京國道義詩書之

貴富衆所歌詠取而用於今則利無際推而施於後則澤無窮然則天之所以極我公與公之所享爲何如故哀亡可也而嗟憫疑恠則非其宜矣公諱康夫字公南其先自劉累以至漢由漢而後劉姓益大而公之家譜實自唐僕射晏而相傳至高祖始因官而家閩遂爲長樂人曾祖甫皇太子洗馬祖若虛屯田外郎贈光祿卿父弈屯田外郎公幼聰敏不嬉玩與羣兒處意氣獨不類日誦數千言過目不復亡屯田公之爲鳳翔幕也公方就傳嘗聽於講席已而誦其說一無遺誤坐者駭恠故西人目公爲奇童洎屯田君卒于丹陽家素貧約衆知其然以緡物二十萬置柩前請助爲喪公曰是浼吾考也卽拒却之及扶護還家里中親故皆矜傳丹陽事而賻布不敢入公之門公性純孝居喪盡禮盖年未弱冠而所以慎終大事者成人有所不逮由是益重於邦鄉服除就學府庠周先生希孟門人數百而公獨見推重丁太夫人憂水漿不

入口者七日血泣終制未嘗啟齒其居家嚴憚
遇族親有恩禮女兄今長汀令韓公之夫人嘗
抱疾公親侍湯劑衣不解帶疾已而後復弟姪
貧窘未嘗不與共衣食急人之難義見于色故
鄉人師其孝悌仁愛而公亦以敦厚風俗崇獎
名教爲已任主鄉校者三十餘載部刺史之至
者各見優禮在張公伯玉元公絳程公師孟尤
爲知己治平中舉孝廉本道以公應詔有司以
爲後時而罷熙寧中五路先置學官廣東之人
乞依上例請以公主番禹學朝廷下其事索公
所爲文公進志述二十七篇考爲天下首議者
以公未仕於格不合而止異日大臣有言公於
天子之前曰劉某者天下士惜其幾老不得用
將有特詔事垂成寢公聞之嘆曰命也乃益得
卒業詩書晚復主溫陵學大率閩中號爲多士
而前公主學者或以士人聚散爲意而事多姑
息公旣名教自任故其所在必有規矩士之精
敏勤勵者必見推許而荒慢怠遊者必見斥罰

其引經質問雖終日不倦也是以門人多至千餘而擢高科歷顯仕者不可悉數也爲文下筆餘千百言若不由思慮而羽翼詩書根抵仁義雖素構無以過者有經訓若干卷雜文若干卷古律詩若干卷其在熙寧苗役之行公嘗狀其事以爲法之初甚良而行者皆失其本大爲民害爲之圖籍以獻竟不報又嘗擬乙丑庭策其畧云去冬今春積陰常寒陽氣不達恐有以臣議君以子改父者乃致斯譴因具言更張所宜而未嘗示人旣亡而遺藁在笥見者感泣公始不爲詞賦莆陽蔡公襄勉使爲之一試而魁中由是屢薦至戊辰春試乃六舉以恩當得假承務郎前未唱名二日而亡蓋預知歲在辰之不利以語門人矣而皇皇如京師尚異一日之得攄其蘊而天之所畀乃如是其不渝也其豈偶然乎公娶黃氏朝奉郎致仕嘉會之女子四人長知至泉州惠安尉次仲立叔習季修皆舉進士女五人長適進士陳大方次周孝嗣三尚幼

公之沒門人張勸狀其行湛存爲之述南安林
洵爲之錄而溫陵蔡彰又錄其爲溫陵教授之
功實予於公有外表之親而夙昔最舊及溫陵
教官益知公所以得士心者觀四君之言若符
契以公終始壙坎信天地間一窮人而其所爲
施之於事親事長與夫恤窮撫稚訓養豪雋成
就才哲發於誠心施於行事無非可以勒金石
感鬼神者又考之於苗役圖籍乙丑擬策則公
之憂其君與民爲如何今諸門人諷誦緒餘遵
承規矐皆可以致主安民又垂之文字而示後
之學者治家治國爲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
之道無非與日月相光耀可不謂取而用於今
則利無際推而施於後則澤無窮者乎故予歷
次公之所爲與其所享以破衆人嗟憫疑恠之
惑而表諸墓公身雖壙坎而子知至賢已仕而
三次又才性俊良當皆有立於世君子曰不在
其身其在子孫斯言猶信

太孺人王氏誌銘

政和六年冬太孺人王氏將葬其子奉議郎吳可權走人數驛之外求以銘其室某固素辱交氏中外交譽者顧淺尠無取而生平聞人之片善每每樂爲人道之惟恐其不傳久遠矧如太孺人之幽閨深室而譽聞外達爲可傳者哉乃欣然聞命援筆而就王氏本瑯琊自東晉肅侯彬始遷于閩其後子孫世居龍溪龍溪分置是爲漳浦人唐末有檢校司空彥昌者太孺人五

世祖也當寇亂之時獨能扞禦強梁爲邦鄉所依子孫因其資力皆謹樸自守不求仕進太孺人之考益以仁信著其娶卓氏賢淑太孺生於仁信賢淑之父母而資性誠厚自其爲女已有邦鄉稱宣德君少失怙恃其祖母沈氏重其匹爲之咨訪而內外皆曰無若太孺人者二氏皆德擇故太孺歸宣德之室太孺之婦于吳年始十有七歲吳氏大族大孺上無舅姑宣德之叔仲季皆少而沈氏春秋高諸甥姪及內外族親

來歸奉養省問者日盈門四子舍迭養與供給
賓客太孺人冢婦也竭誠悉力無少懈倦三室
之奉或不足必禪助之沈氏用喜愛日所遊適
多至太孺人有所教飭太孺必歡喜拜受憶而
不忘沈氏彌愛之如已女常曰王新婦孝謹天
性也其所進食吾未嘗不飽此其誠心所感非
以鼎味之爲美也服用敦素厚人薄已宣德君
尚氣義喜交友時有費用太孺人靡不欣應至
於簪珥無所吝惜其勤儉篤實動有禮法閨門

之際整肅和裕故忠州防禦李君亨伯嘗至其
家深嘆異之乃約與宣德君爲婚姻可權之初
室乃防禦君女弟也可權始離髻鬣卽遣就學
于郡厚資其師友已而又諷宣德攜之以遊上
庠宣德君捐舍太孺人謹閨闈躬祭養益勵二
子以學訓諸女以絲枲內饋爲婦之德容而遣
適皆得鄉邦之俊良善之家凡內外宗姻小大
四五十年之間無一間言惠濟遺賚蓋非獨此
而邦人貧困時有賙及終不以爲德至於婢妾

亦莫不懷感可權初任迎侍之官太孺從之已而沈氏沒母卓亦亡而曾祖姑余三氏之子孫寢寢零弱及可權次任太孺獨留鄉里盖念三族之衰零時當有以輔助其不逮可權固請不可奪也及可權之爲懷安以太孺晚年不當以家事爲勞而懷安近鄉里乃聽迎侍居官舍日惟焚誦之爲事稍暇卽親絲枲緝綴可權爲治亭宇植花果庶其爲樂無少改也可權固請乃曰此吾少小時事今乃自以爲樂與若治公事

之外讀書何以異也自可權初官時卽戒之以事君臨民之大節曰汝白屋之家幸明時少第自此惟勤公潔已移孝於君慎無貪躁以貽吾恥辱可權學有所造至今不忘勤苦而收書不馱已所至必保清譽而於民爲福太孺與有力焉施散之博自其天性熙寧元豐之交里中薦饑富民閉廩以高其糴太孺獨傾廩庾爲糜粥以濟流丐賴以存活者非一二乃今有語及當時事者無不感泣流涕夫人之性孰有不忍獨

其力有不逮則已及家富儲峙或蔽於貪吝至親戚不相顧大丈夫冠佩煒煒口談仁義窘迫之際如視路人使知太孺之如此能無愧乎居無恙一日季女歸寧累夕與同寢宿晨朝猶笑語聞外若聲欬狀暮不應驚起視之已化矣太孺之封政和三年之制也享年七十有七子二長某前奉議郎潮州通判次某未仕女四人孫男女十有一外孫男女二十有八以某年月日葬于梁山之足北碕之原銘曰

孝事王姑如其姑惠施親戚及里閭他方流丐賴以蘇教女容德爲良婦如其教子爲真儒閨門肅睦仍裕如行之幽壺譽邦都兒孫滿前七十餘安寧考終流偉謨刻石夜臺羞鄙夫彤管有煒寧異乎



